

忆油画家丁勇

丁美科

2023年9月3日下午1点,油画家丁勇永远离开了我们。整个六安美术界无不感到可惜:他太年轻了!

回忆起我和丁勇的相识,是从喜欢他的画作开始的。丁勇因为和我同姓,是本家,所以在没有认识他之前,就格外关注他。只要在报纸、杂志以及网络上看到丁勇的画,我都会好好端详一番,觉得这画和我“很亲”。

遗憾的是,我们直到2018年才彼此见面。见面后的丁勇很低调朴实,简直不像一个画家,连个中国画家的样子都没有,更不用说是油画家了。至于多次获得全国、省市大奖那种一般人的骄矜之气,他一点也没有!

和丁勇谈话,他爱说自己笨嘴笨舌的,然后就是憨憨地笑。2015年,有人叫丁勇在网上搞了个《丁勇油画微展》:还在开篇就写道:日常嘴笨,更羞于文字,以下乃自言自语。学画二

十多年了,那份坚守,多年勤奋的工作,微薄的收入都用在画画上,真是太奢侈!绘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悲哀的事,犹如我一样!终日劳作于画布上,充斥着迷茫、困惑、无奈和兴奋,兴趣爱好、诱惑、成功的渴盼,不知是哪,或说都有——这话说的非常实在,钱和精力都用在绘画上,绘画也魔力般地吸引着他,当然,他也渴望成功。

追溯丁勇绘画的历史,和所有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一样,都有一个非常叛逆的青春,他们会打架闹事,但更多时候,他们身上带着与其年龄并不相称的成熟与老练。正如1993年年仅24岁的高晓松用一首歌回望了这史无前例的十余年,写下《白衣飘飘的年代》: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丁勇的父亲在电影院

工作,当时丁勇整日无所事事,正好是“迷茫的一代”,是“爷爷”丁维武功他学画画,于是他们“爷俩”成为画友。从此,丁勇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现在……他的确是个老实人,但也是真正的聪明人!

丁勇在《丁勇油画微展》里写道:我的作品只从我的生活中来。没有神圣,没有哲理,只是生活……我只知道我会一直拿着画笔!

一直拿着画笔,很好!像个农民,一直在干活,那一定就会有金灿灿的收获!

由于受艺考影响,也算是艺术普及,油画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时尚艺术生活的风向标,它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喜爱。从某种意义上说,丁勇热衷于油画艺术的创作既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使然,又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对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歌颂与思考,

他借助画笔去描绘现代人的生活,用一种特殊的绘画语言去展现时代气质、图腾生活。这些在他很多作品中都有所表露,如《舞女》《肖像·陆慧》《夏凉》《爷俩》《春江水暖》《爱的味道》《桥》等。

油画自400年前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和几代艺术大师的创新和改良才形成了今天这种全新的面貌。这种创新和改良就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西方油画的绘画思想和技法,不断进行完善的。丁勇的油画作品吸收了更多的中国元素,他将我国传统山水、人物、花鸟画的审美情趣和书法的书写性与油画技法相结合,相互借鉴、碰撞和融合,既有工笔的细腻与庄重,又有写意泼彩的艳丽与豪放,使之更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实现了彼此的和谐共存。

20多年来在画布上的潜心琢磨,他终于拥有对造型、色彩一挥而就的驾驭能力,却也没有被体积和块面纠缠得失中国文人特有的才情,丁勇沉静内敛的文人氣质涵养的文人油画恰恰是最中国的。

2014年他的《春江水暖》入选“可见之诗”中国油画风景展,2016年他的《星期天》之二入选中国精神第四

届中国油画(写实)作品展,从展览的主题就可以看出丁勇绘画的诗性表达和中国气象。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严谨形体和光影色彩深深吸引他,他就“衣带渐宽终不悔”地苦苦追求,骨子里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又使他不经意间有了难得的中国传统文人氣息,让他的写实绘画间闪烁着理想的灵性。

丁勇生前是田家炳中学的一位美术老师,长在大别山下,生于潢河之边,革命老区贫瘠的土地给了他尽情发挥潜能的土壤,他忘不了脚下的土地,2007年《他们从大别山走来》(合作)获建军80周年安徽省美展特殊贡献奖、《大秦风度》入选建军80周年安徽美展优秀奖,这些作品是他对于大别山的礼赞。而童年物质的极度匮乏也给了他深刻印记,让他的油画总流淌着厚实土地的温暖色调,内心深处的美好记忆使他在后来的油画里营造出穿越时空的宁静与沧桑,谈他的画,静谧中的苦涩霎间便打动心灵。

丁勇把时间和精力永远定格在了画布上,每一张画都有他的一段生命,而把他所有的画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复活”的丁勇!

丁勇,永远和那些喜欢他的人同在!



好一部《琴声飞过旷野》!一口气读完。市演讲与朗诵学会要举办学会首届“读书汇”,需要分享一本书,我便读了暑期特地从新华书店选来的这本书。

这是一部令人亲切无比的书。作者徐贵祥,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军旅作家,电视连续剧《历史的天空》小说原作者,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是我们皖西人,是高中毕业后从霍邱走出去的著名军旅作家。十几年前,中国作协来六安中小学捐建图书室,我有幸成为一群大作家住学校的车上向导,就坐在魁梧但很亲切的徐贵祥先生身旁。

小说以我们家乡大别山这座英雄的山,由国内土地革命转向全面抗战这一历史时段为故事背景,以大别山为人们的生活舞台和战斗场所令人骄傲,佛子岭、黑石渡、白塔畈、燕子河、山南、隐贤、史洋河、别茨山……书中这些地名熟悉或似曾相识,令人亲切。

作者在《写在前面的话》中说,他2019年回故乡,深入大别山,在金寨县汤家汇的列宁小学——鄂豫皖苏区最早的列宁小学,受到触动,萌发创作动机:“要把当年的列宁小学、随营学校写出来,要把那里的、那时候的孩子们写出来,要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今天的孩子们。”“沈泽民、蒋光慈、林月琴等大别山地区早期革命者被我想象成了作品中崇山支队司令员韦思源和李桐、叶晨霞等。”所以,此书读来倍感亲切。

这是一部情节跌宕独特的儿童小说。这是一部大别山历史天空下的少年传奇。女主人公拉倒(后改名韩子路)八岁成为孤儿,被债主两元银元卖给了茶山镇戏班子,开始打杂学艺,接触二胡学习;后随戏班子参加红军,成为红军宣传队员,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经历粉碎敌人的一次次围剿。在主力部队大转移后,他们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来,全面抗战开始,她和少年战友们一边学习(包括学习约翰斯基密码),一边参加地方抗日宣传、教育等救亡工作。最后,在对日顽总攻前的两个小时,由于我方潜伏在洪埠镇准备突袭的游击队的报务员叛变,敌人知晓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和总攻时间并要围捕他们,情势万分危急。关键时刻,韩子路主动清枪,在黑夜和战友白儿扎的掩护下,快马冲到洪埠西南的牛尾巴岗,在上风头

《琴声飞过旷野》:令人亲近的少年传奇

严仍江

拉响了二胡。半夜,响亮的琴声带着约翰斯基密码,飞上寂静的天空,飞过旷野,飞越敌人的岗哨,使隐藏在敌人附近茂泰商行的游击队安全转移,又未惊动敌人。小说以战争为背景,瞬息万变的斗争为人物提供了一幕幕曲折传奇的生活场景。

小说7章42节,每一节既是一个可以独立的故事片段,又是整个故事相互关联的一个情节。每个小节篇幅不长,故事传奇,情节进展快,场景描写生动,人物刻画传神,形象感人,语言明快,引人入胜,欲罢不能,非常符合读者、特别是小读者的阅读心理。

这是一部人物形象鲜明性格各异

的文学作品。小说将一群人物置于特定的革命大背景下和他们实际生活典型的小背景中,通过一个个传奇的情节、一个个生动的细节,塑造出一组真实可信、形象鲜活的人物群像。由于出身不同、各有来路,在生活中表现不同、发展不同,他们的形象各呈异彩。人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映衬、互为塑造。

首先是一群可爱的在战斗中成长的少年英雄。韩子路穷苦出身,清纯善良、勤奋坚韧、大胆心细,创作宣传歌曲,并最终用琴声巧妙完成通报信息的任务。白儿扎善良正直、勇敢坚强,他是孩子们的领头羊,是韩子路的保护伞,最后成长为随营学校卫兵连长。秋子,父



徐旭 摄于余会市图书馆

2023年春节回家过年,无意间发现,原摆放在父母亲房间柜子上的祖母遗像,不见了。我就问母亲:“妈,奶奶的照片哪里去了?”母亲说:“照片时间长了,已经模糊不清了,收起来了。”我说:“如果模糊不清,可以拿到照相馆修复一下。”母亲边说边从衣橱里把祖母遗像找了出来。正如母亲所说的一样,也许时间长了,照片底色脱落,泛黄发白,影像模糊,难怪母亲收起来。在场的姐姐说:“我拿去照相馆修复。”我知道姐姐和我都是祖母一手带大的,对祖母有着深厚感情,后来祖母遗像修复好了,母亲还是收进柜子。

2023年清明回舒城祭祖时,母亲要把修复的祖母遗像带去烧掉,我说:“我带回六安吧。”祖母在世时想到六安,因为那时条件有限,加上祖母年事已高,去世前瘫痪七八年,行动不便,所以来六安愿望一直没能实现。现在把她老人家遗像带回六安,也算实现祖母生前夙愿。

怀念祖母

汪振路

学时,凡是需要开家长会或老师约见家长的,都是奶奶去学校。

每天晚上学习,我不睡,奶奶一般也睡不着。记得初三冲刺中考时,每晚都学到深夜很晚,奶奶经常一再提醒休息。高中三年住校,周末回家,奶奶都会让我带点咸鸭蛋、烧鸭、烧鸡等硬菜。记得我小时候得了阑尾炎,奶奶带我去县医院检查,肚子疼半天没查出病因,最终确诊为阑尾炎,医生建议动手术。奶奶担心有风险,不同意手术治疗,坚持保守治疗,口服中药,还真给治好了。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去,奶奶都会在土灶台烧点可口菜,“孙子,我俩来喝一杯”。我和奶奶围坐在锅台边,边喝酒边谈心,其乐融融。

奶奶是个大忙人。奶奶虽然是小脚老太,但在家可不是闲人,除了不下田干活,家里是一把好手。一天要做三顿饭,家禽喂养,照顾孙辈,活可不轻。仅家禽喂养,就忙得一天到晚没有歇的,鸡鸭鹅还好伺候,切点青菜拌点稻糠,撒在地上就可以了。养猪可是重活,一般家里会同时饲养大两头猪,猪胃口大,吃得多。我记得奶奶不停地在水盆里切菜,切得咚咚响,最要命的是,猪不听话,每天早晨奶奶要把猪圈里,用绳子牵来,再栓到门楣猪桩上,这过程经常会出现状况。奶奶牵着绳子,猪一得出圈,撒腿狂奔。奶奶还好,绳子能拉得住。一百斤的小猪,猛地一跑,能把奶奶一下子拉趴在地,甚至会被猪拖着跑。

奶奶喜欢做善事。奶奶喜欢牵线搭桥做老红,老家那一片就牵线成了十来对。奶奶会劝说,成功率高,爸妈也是奶奶亲自牵线促成的。奶奶有个闺女是县医院护士长,门口谁家有人头疼脑热的,经常会找到奶奶,奶奶二话不说,放下手头事,陪同去找闺女看病。奶奶爱“管事”,谁家有个大情小事,会请奶奶上门调和。平时别人送给她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总是让人家分享。好人有好报,奶奶身体健康,一辈子几乎没住过院。后来老年骨质疏松,瘫痪无法行走,但她丝毫也不悲观,加上父母照顾周到,奶奶也没有受罪。老人家四世同堂,晚年幸福,89岁离世也是寿终正寝。

一晃祖母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今天拿出她的照片看看,老人家还是那么慈祥可亲,感觉她还没有离开我们。

母亲一生勤劳节俭,不但自己起早睡晚,还让我们早早晚晚不得安宁,稍有怠慢,一个巴掌就用了过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母亲是最无情的。

我兄弟姐妹8个,父亲担任基层干部,多在外少在家,母亲洗衣做饭喂牲口,少不了驱使我们这几个还不能下地干活的孩子们。她从来没有好言好语跟我们讲话,喊我们的名字都是吼出来的。

“三丫头,去打猪菜,中午猪又没有吃的了!”

“林子,老牛吃饱了交给你二表叔,回来了去放鹅!”

“小丫头,锅门口的柴火是湿的,熏得我眼睛都看不见了,快去给我抱点干柴来!”

每当母亲的声音响起,我们几个

“离离暑气散,袅袅凉风起。”伏天一尽,秋意浅至。清晨,我漫步于卧阳景观带,感受着蓼城一隅独特的浅秋景致,心中悠然荡起层层涟漪。

沿着高低起伏、蜿蜒曲折的人行道行走,一丝丝清新的微风拂面而来,给人一种“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况味;道路两侧的芭蕉、矮草和野花尚有露珠停留在叶片上;树林或草丛中,紫竹叶新红,喇叭花正旺;小河两岸的垂柳在微风中摇曳,宛若窈窕淑女扭动的腰肢。

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行道上撒下斑斑点点的光影。不宽的河道里,细水连连,静静地流淌。水面上偶落一蝶秋叶或一瓣秋花,漾起微波,仿佛温婉的女子绽放的笑靥。水中的倒影勾勒出天然的水彩画,人在画中行



胡守炳 摄

“无情”的母亲

李成林

小兄妹都紧张得要命。如果哪个人动作慢了,或是没有干好,母亲二话不说,一个巴掌就落在身上。你还没有转过头,她又忙到其他地方去了。母亲常年劳作,力气很大,一个巴掌就能疼好几天,想不用心做事都不行。

后来,兄妹们先后成家立业,纷纷离父母而去。我是小儿子,和母亲住一个院子。我以為我可以得到母亲的照顾了,可事实上,母亲对我一点也不留

情面。我的两个儿子相继出生,母亲从来不愿意照顾他们;我家里缺油少盐,母亲一点也不“施舍”;可当我早上想睡一会儿懒觉的时候,她却又担负起了母亲的责任,站在院子里大着嗓门喊,一个村庄都能听见:“林子还不起来,你要等到太阳晒屁股吗?”

这个时候,我会外套不穿就打开房门:“俺大,我起来了,你别叫了……”

浅秋卧阳行

许道连

走,水在风景里穿梭。舞池中男男女女随着音乐的节奏在轻歌曼舞,树林间精神矍铄的老者在溜鸟逗乐;浮雕墙群前三三两两的太极拳爱好者,在古筝声柔和音乐的伴奏下舞动太极拳。这情景足以让人感受着生活的怡然,像岸边的风景,又像悠然流淌的河水。

举目而望,树木草从间,散落着牧童吹笛、幼童抱南瓜、娃娃抬鲤鱼的雕塑,惟妙惟肖,吸引行人观赏张望。孩

童们或嬉戏玩耍在雕塑旁,或模仿着娃娃的憨态憨态可掬。再往前走,不远处的草丛中立有一块巨石,一面是饱满稻穗的浮雕,另一面题有诗文:“竹影横斜卧阳边,稻花香里说丰年。更盼来年时节好,岁岁如意享平安。”寄寓着人们期盼丰收的美好愿望。而耸立在最南端,造型灵动轻盈、火焰升腾的雕塑,更彰显出当代人民自强不息、蓄势腾飞的精神风貌。最北端高耸的方形柱状雕塑,和那树木掩映中的墙群浮雕,舞池广场的根根圆柱上,镌刻着古蓼先民们扶犁耕田、脚踏水车灌溉,结网捕鱼、纺织织布农耕时期田园风光,描绘着古蓼先民抗抗洪涝灾害战天斗地的风采,展现着粮食耕作、杞柳编织、畜禽养殖、工业生产、铁矿开采冶炼等宏大场景。件件浮雕,幅幅画卷,栩栩如生,记述着蓼城的变迁和发展。

行走在卧阳景观带,如同在翻阅着一部厚重的蓼城发展史。而沿景观带流淌的河水,也在向行人们讲述着地名的由来。位于古蓼城东部四里之外的卧阳沟,曾是城区排水和灌渠水交汇处,经年冲刷形成硕大的沟壑,俗称卧阳沟。堰沟四季流水不断,绿草茵茵,起伏绵延覆盖着滩涂和坝堤。蜿蜒跌宕的堤坝上,生长着高耸不一的树木,形成一片丛林。这里草木茂盛,

人到中年,才知道母亲的不易。那些年,凭工分吃饭,母亲既要出工挣工分,又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还要想方设法让孩子不饿肚子,真是十分不易;母亲要我们放牛、牵羊、打猪菜,不但减轻了大人的负担,更锻炼了孩子,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养活自己的人;我兄弟姐妹多,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她不仅年老体衰没有能力,也不能因为给谁带孩子,不给谁带孩子,影响兄弟姐妹的感情。

如今想来,恰恰是母亲的“无情”磨炼了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学会了生活的本领。像割草机从心头碾过,修剪的疼痛过后,会长长得更加茁壮,每次我坐在母亲的墓碑前,耳边都萦绕着妈妈吆喝我的声音,想象着妈妈还能再打我一巴掌……

水源丰沛,是放牛牧羊的好地方,当地人形象地叫它卧羊沟。相传朱元璋年幼家贫,随母逃荒至蓼城,为一富贵人家打工,放羊来到河滩歇息。后来朱元璋称帝,处于避讳,人们不能把皇帝曾经牧羊“卧榻”之地再叫“卧羊沟”了,可叫“卧龙岗”又与老百姓习习惯呼相差甚远。于是,人们就取谐音,把牧羊的“羊”改为太阳的“阳”,继续称其“卧阳沟”,这样既体现了真龙天子“卧榻”之地,也不改变传统称呼的读音。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在这灵秀之地建起了景观带。景观带的两侧是宽广的马路和高耸林立的楼房,政务中心、商务中心、体育中心、学校和住宅小区,向人们展现出美丽婉约而富有生机的现代化城镇画卷。人们在景观带行走,中段墙群上,镶嵌着商鞅、李悝、海瑞、韩非子等历史名人画像,形成一道韵味独特的画廊。在文化长廊还展示着一些感人的凡人故事。行至“清风林”,两旁的楹联豁然醒目:“清风林里常散步,守拙石前多醒悟。”此时,行人在不经意间望见那静卧竹林旁的守拙石,品读着巨石上铭刻的“蜜中鼠失”“神羊断案”典故,引发着无尽的遐思。

浅秋中卧阳行,饱览着美丽景致,阅读着蓼城变迁厚重的历史,心中无不深切地感受着文化的传承和心灵的教化。



本栏责任编辑:宋金婷